

C U O R E

名家·名译·全本



# 爱的教育

【意大利】亚米契斯/著 夏丏尊/译



A M I C I S



名家·名译·全本



# 爱的教育

【意大利】~~亚米契斯~~ / 著 夏丏尊译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教育 / (意) 亚米契斯著; 夏丏尊译. --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651-3035-9

I. ①爱… II. ①亚… ②夏… III. ①儿童文学—日  
记体小说—意大利—近代 IV. ① I54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0660 号

---

书 名 爱的教育  
作 者 [意大利] 亚米契斯  
译 者 夏丏尊  
责任编辑 吴悦 李艳玲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 (邮编: 210097)  
电 话 (025) 83598919 (总编办) (0371) 68698016 (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mailto:nspzbb@163.com)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50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95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3035-9  
定 价 14.0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教育没有了情和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夏丏尊

## 译者序言

这书给我以卢梭《爱弥儿》、裴斯泰洛齐《醉人之妻》以上的感动。我在四年前始得此书的日译本，记得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就是后来在翻译或随便阅读时，还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觉眼睛润湿。这不是悲哀的眼泪，乃是惭愧和感激的眼泪。除了人的资格以外，我在家中早已是二子二女的父亲，在教育界是执过十余年的教鞭的教师。平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读了这书好像丑女见了美人，自己难堪起来，不觉惭愧得流泪。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于是不觉就感激地流泪。

这书一般被认为是有名的儿童读物，但我以为不但儿童应读，实可作为普通的读物。特别应介绍给与儿童有直接关系的父母教师们，叫大家流些惭愧或感激之泪。

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和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因了这种种，早想把这书翻译。多忙的结果，延至去年夏季，正想鼓兴开译，不幸我唯一的妹困难产亡了。于是心灰意懒地就仍然延搁起来。既而，心念一转，发了为纪念亡妹而译这书的决心，这才偷闲执笔，在《东方杂志》连载。中途因忙和病，又中断了几次，等全稿告成，已在亡妹周年忌后了。

这书原名《考莱》，在意大利语是“心”的意思。原书在一九〇四年已

三百版，各国大概都有译本，书名却不一致。我所有的是日译本和英译本，英译本虽仍作《考莱》，下又标“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几字，日译本改称《爱的学校》（日译本曾见两种，一种名《真心》，忘其译者，我所有的是三浦修吾氏译，名《爱的学校》的）。如用《考莱》原名，在我国不能表出内容，《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似不及《爱的学校》来得简单。但因书中所叙述的不但是学校，连社会及家庭的情形都有，所以又以己意改名《爱的教育》。这书原是描写情育的，原想用《感情教育》作书名，后来恐与法国佛罗贝尔的小说《感情教育》混同，就弃置了。

译文虽曾对照日英二种译本，勉求忠实，但以儿童读物而论，殊愧未能流利生动，很有须加以推敲的地方。可是遗憾得很，在我现在实已无此工夫和能力，除草草重读一过，把初刷误植处改正外，只好静待读者批评了。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 目 录

▼ C O N T E N T S



- 译者序言 / 001
- 第一 十月 / 001
- 第二 十一月 / 013
- 第三 十二月 / 032
- 第四 一月 / 048
- 第五 二月 / 065
- 第六 三月 / 091
- 第七 四月 / 112
- 第八 五月 / 134
- 第九 六月 / 168
- 第十 七月 / 184

## 第一 十月

### 始业日

十七日

今天开学了，乡间的三个月，梦也似的过去，又回到了这丘林的学校里来了。早晨母亲送我到学校里去的时候，心还一味想着在乡间的情形哩，不论哪一条街道，都充满着学校的学生们；书店的门口呢，学生的父兄们都拥挤着在那里购买笔记簿、书袋等类的东西；校役和警察都拼命似的想把路排开。到了校门口，觉得有人触动我的肩膀，原来这就是我三年级时候的先生，那位头发赤而卷拢、面貌快活的先生。先生看着我的脸孔说：

“我们不再在一处了！安利柯！”

这原是我早已知道的事，今天被先生这么一说，不觉重新难过起来了。我们好容易到了里面，许多夫人、绅士、普通妇人、职工、官吏、女僧侣、男用人、女用人，都一手拉了小儿，一手抱了成绩簿，挤满在接待所楼梯旁，嘈杂得如同戏馆里一样。我重新看这大大的休息室的房子，非常欢喜，因为我这三年来，每日到教室去都穿过这室。我的二年级时候的女先生见了我：

“安利柯！你现在要到楼上去了！不走过我的教室了！”

说着，恋恋地看我。校长先生被妇人们围绕着，头发好像比以前白了。学生们也比夏天的时候长大强壮了许多。才来入一年级的孩子们不愿到教室里去，像驴马似的倔强，勉强拉了进去，有的仍旧逃出，有的因为找不着父母，哭了起来。做父母的回了进去，有的诱骗，有的叱骂，先生们也弄得没有法子了。



我的弟弟被编在名叫代尔卡谛的女先生所教的一组里。午前十时，大家进了教室，我们的一级共五十五人。从三年级一同升上来的只不过十五六人，惯得一等奖的代洛西也在里面。一想起暑假中跑来跑去游过的山林，就觉得学校里暗闷得讨厌。又忆起三年级时候的先生来：那是常常对着我们笑的好先生，是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先生。那个先生的红而卷拢的头发已不能看见了，一想到这里，就有点难过。这次的先生，身材高长，没有胡须，长长地留着花白的头发，额上皱着直纹，说话大声，他瞪着眼一个一个地看我们的时候，眼光竟像要透到我们心里似的。而且还是一位没有笑容的先生。我想：

“唉！一天总算过去了，还有九个月呢！什么用功，什么月试，多讨厌啊！”

一出教室，恨不得就看见母亲，飞跑到母亲面前去吻她的手。母亲说：

“安利柯啊！要用心呀！我也和你们一起用功呢！”

我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可是因为那位亲爱爱活的先生已不在，学校也不如以前的有趣味了。

## 我们的先生

十八日

从今天起，现在的先生也可爱起来了。我们进教室去的时候，先生已在位子上坐着。先生前学年教过的学生们都从门口探进头来和先生招呼。“先生早安！”“配巴尼先生早安！”大家这样说着。其中也有走进教室来和先生匆忙地握了手就出去的。可知大家都爱慕这先生，今年也想仍请他教。先生也说着“早安”，去拉学生伸着的手，却是不看学生的脸。和他们招呼的时候，虽也现出笑容，额上皱纹一蹙，脸孔就板起来，并且把脸对着窗外，注视着对面的屋顶，好像他和学生们招呼是很苦的。完了以后，先生又把我们一一地注视，叫我们默写，自己下了讲台在桌位间巡回。看见有一个面上生着红粒的学生，就让他中止默写，两手托了他的头查看，又摸他的额，问他有没有发热。这时先生后面有一个学生乘着先生看不见，跳上椅子玩起洋娃娃来。恰好先生回过头去，那学生就急忙坐下，俯了头预备受责。

先生把手按在他的头上，只说：“下次不要再做这种事了！”另外什么都没有说。

默写完了，先生又沉默了，看着我们好一会儿，用粗粗的亲切的声音这样说：

“大家听我说！我们从此要同处一年，让我们好好地过这一年吧！大家要用功，要规矩。我没有一个家属，你们就是我的家属。去年以前，我还有母亲。母亲死了以后，我只有一个人了！你们以外，我没有别的家属在世界上。除了你们，我没有可爱的人！你们是我的儿子，我爱你们，请你们也喜欢我！我一个都不愿责罚你们，请将你们的真心给我看看！请你们全班成为一家，给我慰藉，给我荣耀！我现在并不要你们亲口答应我，我确已知道你们早在心里答应我‘愿意’了。我感谢你们。”

这时校役来通知放学，我们很静很静地离开座位。那个跳上椅子的学生走到先生的身旁，抖抖索索地说：“先生！饶了我这次！”先生用嘴亲着他的额说：“快回去！好孩子！”

## 灾难

二十一日

学年开始就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今晨到学校去，我和父亲正谈着先生所说的话。忽然见路上人满了，都奔入校门去。父亲就说：

“出了什么意外的事了？学年才开始，真不凑巧！”

好容易，我们进了学校，人满了，大大的房子里充满着儿童和家属。听见他们说：“可怜啊！洛佩谛！”人山人海，警察的帽子出现了，校长先生的光秃秃的头也出现了。接着又走进来了一个戴着高冠的绅士，大家说：“医生来了！”父亲问一个先生：“究竟怎么了？”先生回答说：“被车子轧伤了！”“脚骨碎了！”又一先生说。原来是洛佩谛，是二年级的学生。上学来的时候，有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忽然离开了母亲的手，倒在街上了。这时，街车正往他倒下的地方驶来。洛佩谛眼见这小孩将被车子轧伤，大

胆地跳了过去，把他救出来。不料他来不及拖出自己的脚，自己被车子轧伤了。洛佩谛是个炮兵大尉的儿子。正在听他们叙述这些话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妇人发狂似的奔来，从人堆里挣扎着挤进来，这就是洛佩谛的母亲。另一个妇人同时跑拢去，抱了洛佩谛的母亲的头颈啜泣，这就是被救出的小孩的母亲。两个妇人向室内跑去，我们在外边可以听到她们“啊！洛佩谛呀！我的孩子呀”的哭叫声。

立刻，有一辆马车停在校门口。校长先生抱了洛佩谛出来。洛佩谛把头伏在校长先生肩上，脸色苍白，眼睛闭着。大家都静默了，洛佩谛母亲的哭声也听得出了。不一会儿，校长先生将抱在手里的受伤的人给大家看，父兄们、学生们、先生们都齐声说：“洛佩谛！好勇敢！可怜的孩子！”靠近一点的先生、学生们都去吻洛佩谛的手。这时洛佩谛睁开他的眼说：“我的书包呢？”被救孩子的母亲拿书包给他看，流着眼泪说：“让我拿吧，让我替你拿去吧。”洛佩谛的母亲脸上现出微笑。这许多人出了门，很小心地把洛佩谛放入马车。马车就慢慢地驶去，我们都默默地走进教室。

## 格拉勃利亚的小孩

二十二日

洛佩谛到底做了非拄了杖不能行走的人了。昨日午后，先生正在说这消息给我们听的时候，校长先生领了一个陌生的小孩到教室里来。那是一个黑皮肤、浓发、大眼而眉毛浓黑的小孩。校长先生将这小孩交给先生，低声地说了一两句什么话就出去了。小孩用他黑而大的眼看着室中一切，先生携了他的手向着我们：

“你们大家应该欢喜。今天有一个从五百英里以外的格拉勃利亚的莱奇阿地方来的意大利小孩进了这学校了。因为是远道来的，请你们要特别爱这同胞。他的故乡很有名，是意大利名人的产生地，又是产生强健的劳动者和勇敢的军人的地方，也是我国风景区之一。那里有森林，有山岳，居民都富于才能和勇气。请你们亲爱地对待这小孩，使他忘记自己是离了故

乡的，使他知道在意大利，无论到何处的学校里都是同胞。”

先生说着，在意大利地图上指格拉勃利亚的莱奇阿的位置给我们看，又大声叫：“尔耐斯托·代洛西！”——他是每次都得一等赏的学生——代洛西起立了。

“到这里来！”先生说了，代洛西就离了座位走到格拉勃利亚小孩面前。

“你是级长。请对这新学友致欢迎词！请代表警特蒙脱的小孩，表示欢迎格拉勃利亚的小孩！”

代洛西听见先生这样说，就抱了那小孩的头颈，用了响亮的声音说：“来得很好！”格拉勃利亚小孩也热烈地吻代洛西的颊。我们都拍手喝彩。先生虽然说：“静些，静些！在教室内不可以拍手！”而自己也很欢喜。格拉勃利亚小孩也欢喜。一到先生指定了座位，那个小孩就归座了。先生又说：

“请你们好好记着我方才的话。格拉勃利亚的小孩到了丘林，要同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丘林的小孩到了格拉勃利亚，也应该毫不觉得寂寞。实话对你们说，我国为此曾打了五十年的仗，有三万的同胞为此战死。所以你们大家要互相敬爱。如果有谁因为他不是本地人，对这新学友无礼，那就没有资格来见我们的三色旗！”

格拉勃利亚小孩归到座位。和他邻席的学生有送他钢笔的，有送他画片的，还有送他瑞士的邮票的。

## 同窗朋友

二十五日

送邮票给格拉勃利亚小孩的，就是我所最喜欢的卡隆。他在同级中身躯最高大，年十四岁，是个大头宽肩笑起来很可爱的小孩，却已有大人气。我已认识了许多同窗的友人，有一个名叫可莱谛的我也欢喜。他着了茶色的裤子，戴了猫皮的帽，常说有趣的话。父亲是开柴店的，一八六六年曾在温培尔脱亲王部下打过仗，据说还拿到三个勋章呢。有个名叫耐利的，可怜是个驼背，身体怯弱，脸色常是青青的。还有一个名叫华梯尼的，他时常穿

着漂亮的衣服。在我的前面，有一个绰号叫作“小石匠”的，那是石匠的儿子，脸孔圆圆的像苹果，鼻头像个小球，能装兔子的脸，时常装着引人笑。他戴着破絮样的褴褛的帽子，常常将帽子像手帕似的叠了藏在口袋里。坐在“小石匠”旁边的是一个叫作卡洛斐的瘦长、老鹰鼻、眼睛特别小的孩子。他常常把钢笔、火柴空盒等拿来作买卖，写字在手指甲上，做种种狡猾的事。还有一个名叫卡罗·诺琵斯的高傲的少年绅士。这人的两旁有两个小孩，我看是一对。一个是铁匠的儿子，穿了齐膝的上衣，脸色苍白得好像病人，对什么都胆怯，永远没有笑容。一个是赤发的小孩，一只手有了残疾，挂牢在项颈里。听说他的父亲到亚美利加去了，母亲走来走去卖着野菜呢。靠我的左边，还有一个奇怪的小孩，他名叫斯带地，身材短而肥，项颈好像没有一样。他是个暴躁的小孩，不和人讲话，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先生的话，他总目不转睛地蹙了眉头、闭紧了嘴听着。先生说话的时候，如果有人说话，第二次他还忍耐着，一到第三次，他就要愤怒起来顿脚了。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毫不知顾忌的相貌狡猾的小孩，他名叫勿兰谛，听说曾在别的学校被除了名的。此外还有一对很相像的兄弟，穿着一样的衣服，戴着一样的帽子。这许多同窗之中，相貌最好最有才能的，不消说要算代洛西了。今年他大概还是要得第一的。我却爱铁匠的儿子，那像病人似的泼来可西。据说他父亲常要打他，他非常老实，和人说话的时候，或偶然触犯别人的时候，他一定要说“对不住”，他常用了亲切而悲哀的眼光看人。至于最高大的和最高尚的，却是卡隆。

## 义侠的行为

二十六日

卡隆的为人，我看了今日的事情就明白了。我因为二年级时候的女先生来问我何时在家，到校稍迟，入了教室，先生还未来。一看，三四个小孩聚在一处，正在戏弄那赤发的一手有残疾的卖野菜人家的孩子克洛西。有的用三角板打他，有的把栗子壳向他的头上投掷，说他是“残废者”，是“鬼

怪”，还将手挂在项颈上装他的样子给他看。克洛西一个人坐在位子里，脸色都苍白了，眼光看着他们，好像说“饶了我吧”。他们见克洛西如此，越加得了风头，越加戏弄他。克洛西终于怒了，红了脸，身子都发震了。这时那个脸很讨厌的勿兰谛忽然跳上椅子，装出克洛西母亲挑菜的样子来。克洛西的母亲因为要接克洛西回家，时常到学校里来的，听说现在正病在床上。许多学生都知道克洛西的母亲，看了勿兰谛装的样子，大家笑了起来。克洛西大怒，突然将摆在那里的墨水瓶对准了勿兰谛掷去。勿兰谛很敏捷地避过，墨水瓶恰巧打着了从门外进来的先生的胸部。

大家都逃到座位里，怕得不作一声。先生变了脸色，走到教桌的旁边，用严厉的声音问：“谁？”一个人都没有回答。先生更高了声说：“谁？”

这时，卡隆好像可怜了克洛西，忽然起立，态度很坚决地说：“是我！”先生眼盯着卡隆，又看看呆着的学生们，静静地说：“不是你。”

过了一会，又说：“决不加罚，投掷者起立！”

克洛西起立了，哭着说：“他们打我，欺侮我。我气昏了，不知不觉就把墨水瓶投过去了。”

“好的！那么欺侮他的人起立！”先生说了，四个学生起立了，把头俯着。

“你们欺侮了无罪的人了！你们欺侮了不幸的小孩，欺侮了弱者！你们做了最无谓、最可耻的事了！卑怯的东西！”

先生说着，走到卡隆的旁边，将手摆在他的腮下，托起他俯下的头来，注视了他的眼说：“你的精神是高尚的！”

卡隆附拢先生的耳，不知说些什么。先生突然向着四个“犯罪者”说：“我饶恕你们。”

## 我的女先生

二十七日

我二年级时候的女先生，今日准约到家里来访我了。先生不到我家已一年，我们很高兴地招待她。先生的帽子旁仍旧罩着绿色的面幕，衣服极朴素，

头发也不修饰，她原是没有工夫打扮的。她脸上的红彩比去年似乎薄了好些，头发也白了些，时时咳嗽。母亲问她：

“那么，你的健康怎样？先生！你如果不再顾着你自己的身体……”

“一点没有什么。”先生回答说，带着又喜悦又像忧愁的笑容。

“先生太高声讲话了，为了小孩们太劳累自己的身体了。”母亲又说。

真的。先生的声音，听不清楚的时候是没有的。我还记得：先生讲话总是连续着一息不停，弄得我们学生连看旁边的工夫都没有了。先生不会忘记自己所教过的学生，无论在几年以前，只要是她教过的总还记得起姓名。听说，每逢月考，她都要到校长先生那里去询问他们的成绩的。有时站在学校门口，等学生来了就叫他拿出作文簿给她看，查他进步得怎样了。已经入了中学的学生，也常常穿了长裤子，挂了时计，去访问先生。今天，先生是领了本级的学生去看绘图展览会，回去的时候转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在先生那一班的时候，每逢星期二，先生常领我们到博物馆去，把种种的东西说明给我们听。先生比那时衰弱了许多了，可是仍旧非常起劲，遇到学校的事情，讲起来很快活。两年前，我大病在床上卧着，先生曾来望过我，先生今日还说要看看我那时睡的床，这床其实已经归我的姊姊睡了。先生看了一会儿，也没有说什么。先生因为还要去探望一个生病的学生，不能久留。听说是个马鞍匠的儿子，发麻疹卧在家里呢。她又夹着今晚非改不可的作业本，据说，晚饭以前，某商店的女主人还要到她那里来学习算术。

“啊！安利柯！”先生临走向着我说，“你到了能解难题、做长文章的时候，仍肯爱你以前的女先生吗？”说着，吻我。等到了出了门，还在阶沿下扬声说：“请你不要忘了我，安利柯啊！”

啊！亲爱的先生！我怎能忘记你呢？我成了大人，一定还记得先生，会到学校里来拜望你的。无论到了何处，只要一听到女教师的声，就要如同听见先生你的声音一样，想起先生教我的两年间的事来。啊啊！那两年里，我因了先生学会了多少的事！那时先生虽有病，身体不健，可是无论何时都热心地爱护我们，教导我们的。我们书法上有了恶癖，她就很担心。试验委员考问我们的时候，她担心得几乎坐立不安。我们书写清楚的时候，

她就真心欢喜。她一向像母亲样地爱待我。这样的好先生，叫我怎么能忘记啊！

## 贫民窟

二十八日

昨日午后，我和母亲、雪尔维姊姊三人，送布给报纸上记载的穷妇人。我拿了布，姊姊拿了写着那妇人住址姓名的条子。我们到了一处很高的家屋的屋顶小阁里，那里有长的走廊，沿廊有许多室，母亲到最末了的一室敲了门。门开了，走出一个年纪还轻、白色而瘦小的妇人来。是时常看见的妇人，头上常常包着青布。

“你就是报纸上所说的那位吗？”母亲问。

“呃，是的。”

“那么，有点布在这里，请你收了。”

那妇人非常欢喜，好像说不出答谢的话来。这时我瞥见有一个小孩，在那没有家具的暗腾腾的小室里，背向外，靠着椅子好像在写字。仔细一看，确是在那里写字，椅子上推着纸，墨水瓶摆在地板上。我想，在这样暗黑的房子里，如何写字呢。忽然看见那小孩长着赤发，穿着破的上衣，才恍然悟到：原来这就是那卖菜人家的儿子克洛西，就是那一只手有残疾的克洛西。乘他母亲收拾东西的时候，我轻轻地告诉了母亲。

“不要作声！”母亲说，“如果他觉到自己的母亲受朋友的布施，多少难为情呢。不要作声！”

可是恰巧这时，克洛西回过头来了。我不知要怎样才好，克洛西对我微笑。母亲背地里向我背后一推，我就进去抱住克洛西，克洛西立起来握我的手。

克洛西的母亲对我母亲说：

“我只是娘儿两个。丈夫这七年来一直在亚美利加。我又生了病，不能再挑了菜去卖，什么桌子等类的东西都已卖尽；弄得这孩子读书都为难，



要点盏小小的灯也不能够，眼睛也要有病了。幸而教科书、笔记簿有市公所送给，总算勉强地进了学校。可怜！他是很喜欢到学校去的，但是……像我这样不幸的人，是再没有的了！”

母亲把钱囊中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了她，吻了克洛西，出来几乎哭了。于是对我说：

“安利柯啊！你看那个可爱的孩子！他不是很刻苦地用功吗？像你，是什么都自由的，还说用功苦呢！啊！真的！那孩子一日的勤勉，比了你一年的勤勉，价值不知要大多少呢！像那小孩，才是应该受一等赏的哩！”

## 学校

二十八日

爱儿安利柯啊！你用功怕难起来了，像你母亲所说的样子。我还未曾看到你有高高兴兴勇敢地到学校里去的样子过。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到学校里去，你每日要怎样地乏味，怎样地疲倦啊！只要这样过了一礼拜，你必定要合了手来恳求把你再送进学校去吧。因为游嬉虽好，每日游嬉就要厌倦的。

现在的世界中，无论何人，没有一个不学的。你想！职工们劳动了一日，夜里不是还要到学校里去吗？街上店里的妇人们、姑娘们劳动了一星期，星期日不是还要到学校里去吗？兵士们日里做了一天的勤务，回到营里不是还要读书吗？就是瞎子和哑子，也在那里学习种种的事情，监狱里的囚人，不是也同样地在那里学习读书写字等的功课吗？

每晨上学去的时候，你要这样想想：此刻，这个市内，有和我同样的三万个小孩都正在上学去。又，同在这时候，世界各国有几千万的小孩也正在上学去。有的正三五成群地走过清静的田野吧，有的正走在热闹的道路上吧，也有沿了河边或湖边走着的吧，在猛烈的太阳下走着的也有吧，在寒雾蓬勃的河上驶着短艇的也有吧，从雪上乘了橇走的，渡溪的，爬山的，穿过森林的，渡过了急流的，踟蹰行着冷静的山路的，骑了马在莽莽的原